

七日談

(河北篇)

前不久，作家王蒙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題為《辦氣韻生動的副刊》的文章。連日來，多家重要媒體發文，就副刊話題展開討論，成為報刊界最近較熱的話題。討論以副刊的氣韻、價值、使命、生命力等為關鍵詞，就副刊的歷史與發展、當下與未來，進行了一次真誠的表達，引起諸多副刊作者與讀者的關注。

這些文章，幾乎每一篇我都仔細閱讀，不僅因為我曾是副刊的編者以及長期的作者，更是覺得，副刊一直是社會文化生活的鏡子，從副刊可以看見時代潮流的洶湧與舒緩，感受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精神涓流。這次人們對副刊的關注與重視，有新媒體語境下對副刊生存的隱憂，但更多是追尋一段漫長閱讀時光中的美好，副刊曾承載過的文學光芒，以及對一種生活方式的浸潤，多少都會讓處於當下信息焦慮中的讀者，重新體會那種單純被文字感染與影響的寧靜感。

有不少論者與讀者談到，讀報紙會着重讀副刊，視線總是願意在副刊的版面多停留一會，有的人還會將副刊單獨留存下來，裝訂成冊，到年底就會積累一本優質的副刊集子，在剪報流行的年代，喜歡文學與閱讀的人，會挑選副刊中的文章，將其剪下來，貼在本子上，留待反覆閱讀與學習。我曾長期保留將自己發表的文章從報紙剪下來做成剪報本的習慣，積

攢有厚厚一二十冊，對我而言，那無異於值得珍藏的個人作品集。

我有難忘的副刊閱讀體驗，這一體驗或可稱為無可取代的副刊美學，文體與文章的選擇、搭配、編排，標題與內容不同的字體、字號，報花、題花、欄花、插畫、插圖……這些共同構成了副刊的版面，既可以讓讀者做到對副刊文章秩序的一目了然，也留有諸多可供仔細品味的內容空間。可以說，出現在副刊上的任何一個符號，都是有其存在意義的，當我閱讀副刊時，讀的不僅是文章，副刊所傳遞出來的種種信息，都可以使人管窺到所處時代的文化品位與生活審美。

圍繞副刊，產生過不少使人津津樂道的故事。魯迅是活躍的副刊作者，他著名的《阿Q正傳》就是在《晨報副刊》上連載的，《京報副刊》《國民新報副刊》《申報·自由談》等，都是他的陣地；徐志摩主持《晨報》文藝版面，《晨報副刊》的發刊詞寫得頗為「志摩體」：「我愛登什麼就登什麼……我不願意說的話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說。」沈從文在北平的困頓時期，是徐志摩從廢稿中發現他的《市集》，配發編者按將之發表了出來，徐志摩的身份就此又多了一個——「沈從文的伯樂」；作為副刊培養出來的作家，沈從文主持《大公報·文藝》期間，朱自清、廢

名、林徽因、蕭乾、卞之琳、何其芳等都成了他的作者，後來沈從文又把這個攤子交給蕭乾，這份副刊傳承成為令人難忘的佳話……

副刊編輯、作家李輝在《副刊文叢》總序中，重申過一個廣被認同的判斷：「一部副刊史，就是半部現代文學史。」這也是李輝在其他場合多次提到的說法，圍繞這一觀點的文人交往故事，在他筆下繪聲繪色。李輝與蕭乾、巴金、冰心等文化老人有密切的聯繫，撰寫出版過多部著作，也有頻繁的書信往來與生活接觸，由此他更為了解副刊在一代代文化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。李輝與大象出版社合作的《副刊文叢》，曾規劃從民國副刊開始，一直延續至新世紀，以數百部出版物的規模，對百年副刊進行一次全面的呈現與總結。我的副刊作品集《有時悲傷，有時寧靜》，入選了第二批出版的《副刊文叢》，於二〇一九年出版，並於當年加印，這對於一名副刊作者來說，是莫大的鼓勵。《副刊文叢》因種種原因，在出版四十餘種之後停止，成為一個遺憾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目前公開出版的大報，都保留着副刊，並且這些副刊，無不延續着創辦時的理念，堅持着自身的個性特色，在創新的同時，更重視文脈精神的延續，對於喜歡紙質閱讀的讀者來說，副刊的「不

變」，才是使人內心篤定的重要特徵。幾年前，一家省會報紙打算取消副刊，副刊編輯與我一起商量，共同起草了一份重視副刊、保留副刊的建議，最終副刊不僅被保留了下來，還擴增了版面。記得當時我們希望保留副刊的核心理由是：報紙不能沒有副刊，失去副刊的報紙，如同一片土地失去一塊重要的花園，副刊不僅是紙媒不可或缺的風景，亦是某種證明——阻止美好的事物消弭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守望與來自本能的捍衛。

在我心目中，副刊是片月季園，這麼形容是因為，月季不像別的春花那樣，一年只開一季，它可以斷斷續續、反反覆覆、抽枝開花；有頑

強的生命力，無需特殊的照料，會在不同的季節與環境下，持續地散發馨香；在盛花期爭相開放，但又各美其美，不去爭搶獨佔鰲頭，從這點看，它是最為平民化和日常化的花朵；月季的花語是：細水長流的陪伴、歷久彌新的愛、堅韌與希望，這份寓意，綿長悠遠……對應副刊的特徵來看，副刊與月季是何其地相似。

希望眼下還在進行中的這輪副刊討論，能夠繼續，哪怕最終仍然不會成為更大眾化的全民話題，但討論仍有多方面的意義。熱度過後，副刊仍會回歸寧靜，寧靜是副刊的本質，在寧靜中持續開放出花朵，是對自身價值無聲的證實。



◀ 杭州花園月季花密集盛放。資料圖片

秋讀如曬秋



自由談

朱天祿

前些日子回老家，正趕上曬秋。母親年紀大了，還蹲在匾前翻弄豆角。我勸她歇着，她說：「翻兩下，曬得透。」又指指窗台：「你那幾本舊書，我也給曬了。」我一看，是早年攔家的《詩經》《古文觀止》，封皮發脆，紙頁泛黃，曬着日頭，倒有股子暖香。母親說：「蠹蟲怕光。曬一曬，再摺回去，幾年不生蟲。」

年輕時讀書貪多求快，一本接一本，腦子裏塞得滿滿當當，沒幾樣真嚼爛了。好書得攤開，攤太陽底下透一透，像匾裏那豆角，曬去水分，嚼着才有勁。

秋日讀書最合宜。春日裏心躁，夏天一身汗，冬天縮手縮腳。秋天好，暑氣退了，日頭溫吞，坐院裏翻書，字句清明。劉錫錫說：「我言秋日勝春朝。」春上讀書像搶種，秋裏讀書像歸倉。于謙那句「眼前直下三千字，胸次全無一點塵」，我年輕時當豪言背。如今懂了，心裏亂糟糟的念頭，也跟書頁上的灰一樣。

前幾日午後，我坐院裏藤椅上看《詩經》，日頭從葉縫裏漏下來，落在「蒹葭蒼蒼」上。看着看着犯困，書滑到腿上，眯了一覺。醒時書還攤着，日影挪了半尺。母親走過來，把我懷裏的書合上，說：「曬足了。」我笑：「我這是曬書呢還是曬人？」她說：「都曬。」

人到晚年，心裏容易積塵。陳年舊事，兒女牽掛，還有身子骨上的小毛病，堆着堆着就厚了。翻幾頁書，那些念頭就淡些。母親曬我的書，我坐在藤椅上，曬我的那些念頭。

傍晚收書，我幫母親把窗台上的書抱進屋。她說：「明年秋上還曬。」我說：「好，我回來幫您曬。」她擺擺手：「用不着你，我曬得動。」

書摺回原處，屋裏暗下來，窗台上還剩一小塊日頭。



燈下集

周蜜蜜

一九四一年冬，太平洋戰爭的炮火擊碎了香港的繁華。我的父親周鋼鳴與母親黃慶雲，這對以筆為槍的文化戰士，隨着夏衍、茅盾等大批南撤的文化人，踏上了向桂林撤退的艱難旅程。彼時的桂林，因特殊的地理與政治環境，正孕育着一座令後世景仰的「抗戰文化城」。對父母而言，桂林不僅是避難所，更是他們青春歲月中最為激盪的命運交響之地——在那裏，他們以不同的筆觸，共同參與了那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抗戰。

從羅城到灘江：一位左翼作家的抗戰轉徙

父親周鋼鳴的抗戰軌跡，是那一代左翼文化人輾轉遷徙的縮影。他早年從廣西羅城龍岸走出，輾轉至上海，加入「左聯」，以救亡歌詠躋身抗戰文藝前線。他作詞的《救亡進行曲》（孫慎作曲）創作於一九三五年，是「左翼音樂運動」和救亡歌詠運動初期出現的優秀抗日歌曲之一。東北淪陷後，日本侵略者又逼近華北，北平學生舉行了著名的「一二·九」運動，在全國掀起愛國救亡運動的新高潮。《救亡進行曲》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產生，很快成為救亡歌詠運動中傳唱最廣的歌曲之一。據當時的報紙報道，一九三六年北平舉行「一二·九」運動周年紀念會時，曾有一千人齊聲高唱此曲。這首歌與一九三五年誕生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同為抗戰歌曲的姊妹篇，激盪着抗日救亡的洪流。

上海淪陷後，父親隨《救亡日報》南下廣州、香港，在夏衍領導下

烽火伉儷與文化堡壘：我的父母與桂林文化城（上）

繼續辦報。《救亡日報》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創刊，郭沫若任社長，夏衍任總編輯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報紙。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，夏衍率報社同人從廣州撤出，經三水、肇慶、梧州、柳州，於十一月七日抵達桂林；父親聞訊從羅城龍岸老家趕赴桂林，負責《救亡日報》復刊的籌備工作。據夏衍回憶，當時《救亡日報》從廣州撤退到桂林的同人僅有十二人，已在廣西探親的周鋼鳴也參加了復刊工作。

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，《救亡日報》桂林版正式復刊，郭沫若任社長，夏衍總攬編務，父親任採訪主任、記者，並任報社中共支部委員，支部受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直接領導。報紙以統戰面貌出現，實際上是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的機關報，是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戰方針和推動抗戰文化運動的堅強輿論陣地。周恩來指示桂林《救亡日報》要「堅持抗戰、團結、進步方針，辦出獨特風格來，辦成一份左、中、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歡看的報紙」。在桂林的五年，是他一生最密實的戰鬥歲月：作為記者，他跑前線、寫通訊、組特稿；作為編輯，他在太平路報社的油燈下把抗日的吶喊編進每一寸鉛字。報社經費十分困難，工作人員每月只拿一點生活津貼，沒有稿費，每天伙食只是糙米飯和一點蔬菜，生活十分清苦，卻沒人計較。

除辦報外，父親還奉桂林「八辦」之命，兼任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指導員、教導處編刊股股長、中共外省黨員支部書記，做李克農與楊東莼之間的秘密聯絡員。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正式開學，校長由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擔任，實際工作由教育長楊東莼主持。

學校教學方針、教學方法很大程度上借鑒延安「陝北公學」和「抗日軍政大學」的辦學經驗，因此被譽為「南方抗大」。葉劍英、徐特立、夏衍、胡愈之等知名人士都曾到校講課，學校辦有校刊《建設幹部旬刊》和《幹部生活》。父親在此編輯校刊，把延安抗大式的幹部教育經驗嵌進國統區的土壤。

桂林對他而言，是中轉站，更是淬煉場——淞滬前線的炮火、廣州撤退的塵煙、灘江畔的校樣，最終煉成一種屬於那代人的姿態：筆桿子插在泥土裏，版面就是戰壕。

岩洞裏的編輯部：一位兒童文學家的戰時守望

母親黃慶雲的到來，為桂林文化城添了一抹獨特的兒童文學亮色。她是香港第一代兒童文學作家，抗戰前夕已在香港創辦《新兒童》半月刊，這是香港第一本兒童文學雜誌。循着魯迅「救救孩子」的呼聲，她把兒童文學當成民族未來的精神基建。她向在港的許地山約稿，許地山很快答應，並為雜誌寫出了《螢燈》《桃金娘》等故事。黃慶雲畢生所從事的兒



◀ 《新兒童》封面的小黃鴨由黃慶雲創作。資料圖片

童文學，就是在許地山的指導下邁出了第一步。她還向蕭紅、端木蕻良約稿，蕭紅則向她推薦了嚴文井。香港作家黃雲、林燕妮都曾是《新兒童》雜誌的小讀者。

香港淪陷後，《新兒童》被迫停刊。一九四二年，母親在桂林籌備復刊，得熊佛西、茅盾等旅桂文化人支持，雜誌在全國發行。她設立了「雲姐姐信箱」，徵募了許多兒童通訊員，希望這份雜誌成為「童有、童治和童學」的刊物，與孩子們通訊，聆聽他們的心聲，可說是創辦了一種嶄新的兒童刊物模式。桂林的物資近乎枯竭：紙貴、墨澀、排版靠手搬。母親就在敵機轟炸的間隙堅持出版，親自畫封面、寫補白、設計謎語與遊戲版——那些稚拙而堅定的線條，是一個文化戰士在戰火裏對未來的溫柔守望。

桂林的岩洞成了她的編輯部。七星岩、龍隱岩、雉山岩，躲警報的人群裏總有她伏膝改稿的身影；灘江的水聲、防空洞裏的童聲合唱、油燈映在石壁上的字影，替代了都市編輯部的窗明几淨。她把「岩洞教育」的邏輯接進兒童刊物：不教孩子躲，而教孩子看——看地圖、看前線、看一粒種子怎麼在廢墟上發芽。

在桂林文化城「文人薈萃、書店林立、新作迭出、好戲連台」的格局裏，母親守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角：孩子的心。而恰恰是這個角落，讓抗戰文藝沒有只停在街頭劇和社論上，而是順着讀本，進了教室、進了母子燈下的共讀、進了幾十年後那些「小讀者」的記憶裏。豐子愷先生與他的女兒豐一吟同是《新兒童》月刊的忠實讀者，豐子愷曾以女兒之父的名義向該刊投寄文章《我與〈新兒童〉》。

我的「廠妹」生活



人與事

木田

我做了一個決定，給自己一年時間，去學一門手藝。因為喜歡珠寶金工，便離開家，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住下來，從零開始做珠寶學徒。每天朝九晚九，敲敲打打，朋友聽說後打趣我：「你現在是個活脫脫的廠妹啊。」我想了想，除了年紀有些對不上，這個稱呼倒也幾分貼切。

說起「廠妹」，我想到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那些告別家鄉、南下進廠的年輕女孩。流水線、集體宿舍、省下來寄回家的工資，還有過年回鄉時大包小包的行李，是我對她們生活的印象。如今我也離開家，每天往返於住處和工坊，埋頭做事，到點吃飯，多少在形式上過起了這樣的日子。不過，我不算年輕女孩，不用跟八九個人一起擠宿舍，條件也好些，更重要的是，不但沒有能寄回家的收入，還得交學費，若論打工，實在是不大稱職的「廠妹」。

朋友的玩笑讓我覺得有趣，也讓我想起，自己能來做這個「廠妹」，是多麼幸運。不是為了生計，而是因為喜歡，甚至已經替退休後的自己打起了算盤，想找一門能長久做下去的手藝，讓往後的日子有個寄託，也算另一種「老有所依」。為一個愛好離開熟悉的生活，拿出整整一年重新做學生，我覺得自己有些勇敢，但細想，勇敢之外，更難得的是還有選擇的餘地，可以暫且放下別的事，來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，而對於一個成年人來說，始終有選擇一直都是最重要的。

既然來了，便安心做學徒。雖說朝九晚九，學習的節奏卻可以自己把握，不用趕生產任務，也沒有嚴厲的工頭在身後催促。不會便學，做不好便再來，偶爾有一點進步，就能高興許久。從前喜歡珠寶，看的是成品，如今自己動手，才慢慢認識一件東西做

出來之前的模樣，也知道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，需要花多少功夫。一天的時間，就這樣在手上一點點過去了。

原以為每天要學習這麼久，生活難免單調寂寞，過起來才發現，日子裏自有許多樂趣。與一同做「廠妹」的同學小姐妹說說笑笑，議論哪個男同學算得上帥氣的「打工仔」，悄悄說幾句「工頭」老師的「壞話」，再研究研究附近哪家腸粉更好吃，都是忙裏偷閒的快活。餓了便逛逛菜市場，回住處做點好吃的打打牙祭。手上的活要花心思，晚上吃什麼也不能馬虎，每天雖只在住處與工坊之間往返，日子卻並不乏味，想來生活的滋味，就是這樣一點點過出來的。

更讓我意外的是，手忙起來，心倒清靜了。不知是不是注意力都給了眼前的活，許多原本盤桓在腦中的雜念，不知不覺便沒有

了。只想着這一處做好沒有，下一步該怎麼做，沒有太多心思跟自己糾纏。晚上收工，在月亮下散散步，身體是累的，心裏卻輕快，原來「累身不累心」，是這樣的感覺。

我也因此多了些對從前那些「廠妹」的想像。她們下班後，是不是也會相約吃點好的，為一點小事笑上半年？把工資寄回家，知道弟弟妹妹的學費有了着落，家裏的房子慢慢蓋起來，想必也有踏實和歡喜。當然，她們的辛苦並不是我做了學徒就能懂得的，我可以按自己的節奏學，甚至可以不學，這已經是很大的不同。

至於我一年後能學成什麼樣，這門手藝能否陪我到老，目前還不知道。但每天起床，有願意去做的活，晚上回來，覺得這一天沒有白過，我很滿足。原本是為退休後的日子做打算，沒想到，先把眼前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了。